

文学总顾问 梅子涵



摆渡船当代世界儿童文学金奖书系

柠檬 图书馆

A LIBRARY OF LEMONS

[英] 乔·科特里尔 著
张兴军 静博 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柠檬图书馆

[英] 乔·科特里尔 著

张兴军 静博 译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版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01-2016-1950

柠檬图书馆

A LIBRARY OF LEMONS

Copyright © 2016 Jo Cotterill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iccadilly Press, an imprint of Bonnier Publishing Fiction Ltd, London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柠檬图书馆 / (英) 乔·科特里尔著 ; 张兴军, 静博译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 1

(摆渡船当代世界儿童文学金奖书系)

书名原文: A Library of Lemons

ISBN 978 - 7 - 5301 - 5353 - 6

I. ①柠… II. ①乔… ②张… ③静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2914号

摆渡船当代世界儿童文学金奖书系

柠檬图书馆

NINGMENG TUSHUGUAN

[英] 乔·科特里尔 著

张兴军 静博 译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25千字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5353 - 6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捧起厚厚的漂亮

梅子涵

你已经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了吗？那么你应该捧起一本厚厚的文学书了。是的，厚厚的文学书，一个长长、曲折的故事，白天连着黑夜，艰难却有歌声嘹亮。

当你捧起，坐下，打开，一页页翻动，一章章阅读，你竟然就很酷很帅，你是那么漂亮了！

因为你捧着文学。因为你有资格安安静静读一个长长的文学故事。你走进它第一章的白天的门，踏进第二章夜晚的院子，第二十章……最后从一个光荣的胜利、温暖的团聚、微微惆怅的失去里……

走出来。亲爱的小孩，你知道这也是一种光荣吗？
文学的文字给了你多么超凡脱俗的温暖亲近。你是在和情感、人格、诗意团聚呢！而这一切，对于一个没有资格阅读的小孩和大人，又是多么惆怅的缺
丧，如果他们连这缺丧也感觉不到，那么就算是真
正的失去了，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了生命的一个重大
感觉，失去了理所当然的生命渴望。

我知道，你会说：“我听不懂你说的！”可是我
确定，你阅读了一本本厚厚的文学书，阅读过长篇小
说以后，就会渐渐懂了。因为到了那时，你生命的样
子更酷更帅更漂亮了，你闪烁的眼神里满是明亮。

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小孩，我就开始
捧起一本厚厚的文学书，我要读长篇小说了！





新来的女孩儿叫梅，今天她过来找我和她一起玩儿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，绑成两个小辫盘在头顶，就像海带或者《音乐之声》里的小孩儿那样。她圆圆的娃娃脸上嵌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。这个学期她才转到我们学校。

我抱着一本书坐在操场的一个小角落里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我经常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来这里。梅用一种充满渴望的眼神看着我，嘴角挂着一抹微笑，可我还是摇了摇头，继续看书。

“好吧。”她说完，走开了。

我想重新把注意力转回到书上，可双眼总是越过书去看

她。她说了太多次“好吧”，听起来还挺适合她，跟她的名字也挺搭。小组活动时，她告诉我们之所以转学是因为搬家。她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，总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。

我以为她会去找其他人，可她径直翻过围墙，开始在地上捡树枝。她捡了一小堆，就直接坐在地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个小东西，在太阳下闪闪发光——是一个放大镜。

她想利用放大镜点着这些树枝。我盯着她，有些着迷。这能管用吗？她好像一直在找合适的角度，一会儿对着天上看看，一会儿又瞅瞅放大镜，手还不停地翻着树枝。

我心想，这方法可不对。她得在同一个姿势下保持一段时间才可以，这样光点才能把下面的树枝点燃。这是书里写的。这种点火的方法虽然不太实用，可只要有足够的耐心，阳光充足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过现在是秋天，阳光并不强烈。

我就这么盯着她看，直到她抬头看到了我。我一惊，差点儿把书扔到地上。我赶紧把头缩回来，重新去看手里的书。可我又忍不住再偷看她一眼。她还看着我呢，冲着我笑，就像我是她的朋友一样。

我的脸窘得像发烧了似的，视线再没从书上移开。

梅应该是没点着那堆树枝。要是点着了，肯定会有老师跑过去制止。铃声响了，大家像往常那样站好队。我在后面晃来晃去，等到队伍几乎全部进入教学楼，我冲向围墙边，去看梅的那堆小树枝。

摞在一起的树枝不见了，梅把它们重新摆成了一行字：

卡 吕 普 索

我跑回教室，心扑通扑通乱跳。她为什么用树枝摆出我的名字？

爸爸经常说，你要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小时候不太能理解这句话，现在我懂了。就是说，在你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也要开心快乐。你不需要别人让你开心。爸爸说，他就不需要任何人。

我总在想，他是否需要我的妈妈，可这种事好像不是我这个小孩儿可以问的。我也没法去问妈妈，因为她已经去世了。

学校里的老师曾经担心我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。他们写过

这样的评语，“她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女孩儿”，“她总是把自己和其他人孤立开”。好像这样做就不对似的。

最近的一篇关于我的评价报告跟以往有点儿不一样，上面这样写道：“如果她再这样独处下去，不结交一些朋友，到了明年，会很难升入中学。”

“他们根本不懂。”爸爸看到最后这行字的时候说，“他们无法理解那些不需要其他人也能独立生活的人。他们自以为独立就意味着孤独，从来没人教他们要怎样才能变得内心强大。”

爸爸十分笃信他的内在力量。“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，”他会时不时对我说起这些话，“你都要好好的，卡吕普索。因为你有一颗强大的内心。”

对于爸爸的认可，我感到很骄傲。我可不希望他出什么事。五年前，不幸的事发生在妈妈身上，这五年来，我一直努力不去想它。那件事发生得如此之快：她一开始只是有点儿不舒服，然后去看医生，他们给她做了很多项检查，最后告诉她得了癌症。再之后，她的病情恶化，很快就离开了我们。要是爸爸也离开我，我真不敢保证，我还能好好的。

每当听爸爸说起这些话，我都忍不住想哭，眼泪就在眼眶

里打转。他看到我的表现总是摇摇头，也许我又一次让他失望了。“愁眉苦脸可不好，”他说，“我只是在告诉你如何让自己变得强大，找到自己内心的力量。”

我擦了擦眼泪，心里想着，我一定可以的。“我会好好的。”这一次语气十分坚定，“那么，如果……我发生了什么事……你也好好的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他面带微笑对我说，眼神里充满赞许。说完，他就去他的图书馆了。我试着不去在意爸爸这样的回答。他已经获得了他内心的力量，这并不代表他不爱我。

在学校，很多同学都想和我做朋友。我也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——我并不是不喜欢他们。不过说实话，我最喜欢的还是书。我喜欢那些作品在我头脑中留下的那片宁静的空间，那里充满了想象与魔幻。

梅初来乍到，对我还不太了解。也许用不了多久，她就找其他人做朋友了。



回到家，我还在想梅和她的那堆树枝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过爸爸的图书馆门前，生怕打扰到他。那是一扇有些年头儿的、厚厚的木板门，就在一进大门的左手边。也许爸爸在里面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只是我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。我没去和爸爸打招呼，径直上楼到我的卧室开始写作业。

图书馆俨然成了爸爸的工作室。妈妈曾经也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室，在楼上的第三间卧室，也是最小的一间。她去世以后，我把那里变成了一间只属于我的小小的“图书馆”。所以，我现在拥有了一间卧室，还有一间小图书馆。这种感觉太好了，我很难想象还有谁在我这个年纪能用一整间房来装书。妈

妈活着的时候，这间房子里到处都是画布、画架、油画颜料、水彩和各种各样的笔刷，还有松节油。即便很多年过去，这些东西早就不在了，屋子里依然能够闻到淡淡的油画颜料的味道。我喜欢坐在自己的小图书馆里，周围是高高的书架，摆满了我的书。看书的时候，一股股熟悉的味道会不时勾起我对妈妈的回忆。这是个专属于我的特殊地方，爸爸也不曾进来过。

做完作业，我到楼下去泡茶。像往常一样，柜子里的茶叶所剩不多，不过还有一些面包、奶酪和一罐烤豆子。我烤了片面包，热了热烤豆子，又刮了些奶酪下来。我在厨房的餐桌旁坐下，一只手拿着面包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。这是本有年头儿的老书，名字叫“波莉安娜”。我没太看进去，书里的主人公实在是愚蠢至极，她什么都不想要，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喜欢她。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看下去。《绿山墙的安妮》里的安妮倒是很对我的胃口，和我的性格很像，或者是《屋顶上的索菲》里的索菲，《走在空中的女孩》里的路易。她们都是富有想象，又渴望冒险的人。她们从不把时间浪费在讨好别人上面。

我吃完东西、刷过盘碗，爸爸一直没有出来。于是我泡上

一杯茶，送到他的房间。

“爸爸？”我敲了敲那扇厚木门，轻轻地把它推开。

爸爸的书桌就在进门处的左手边。他像往常那样坐在书桌旁，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些手稿。他是一名校对员，就是要在书正式出版前，保证稿子不出任何差错。爸爸可以挑出十个编辑看完都漏掉的错误。即便现在大家都用电脑，有了机器的帮助，也没人能在校对方面打败爸爸。他有一台电脑，几乎不怎么用。他说他很难在电脑屏幕上精准地找出那些错误，所以他把每一份稿件都打印出来，他的桌子上永远摆着一摞整齐干净的纸稿。

宽敞的长方形屋子显得有些昏暗。花园里的树长得十分茂盛，枝叶遮挡了大部分阳光，光线只星星点点地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照进屋里，恰巧今天又是阴天。在我们搬到这里之前，有人曾敲掉一部分墙，加了一扇玻璃门，有点儿类似玻璃暖房的感觉。那人可能怕书长期在阳光的照射下损坏，所以在嵌满三面墙的书架前又装上了漂亮的百叶窗。虽然现在阳光不大能照进来，可这些百叶窗还是常年关着。爸爸不得不开着桌上的台灯看稿，不过，他喜欢这样，我也是。图书馆里安静又昏暗，

温馨而舒适。有时候，我会想象着书里的那些人物正躲在百叶窗后面看着我。

“茶来了。”我把茶杯放在桌角。

“最后一页。”他伸出一根手指，视线并没从稿子上移开。

我坐着等他。爸爸已经四十二岁了，没人猜对过他的年纪。他长着一张时而年轻、时而老成的脸，这完全取决于他当时的感受，或者说他的关注点。他有着一头棕色的头发，软软的，从前额慢慢地滑到后面，就像海浪一样。为了方便看书，他习惯戴着一副眼镜。爸爸的身材瘦高颀长。小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他穿得像个稻草人，也许他前世就是个稻草人呢。

他终于看到了这一页的最后一行，在一个词下面潦草地做了一个标记。然后，他抬起头对着我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到一处。“下午好，卡吕普索。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还不错。新来的女生用一小堆树枝在地上摆了一串我的名字。”

爸爸摘下眼镜，头歪向一侧。“有点儿奇怪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的。”

“你和她一起玩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是她自己摆的。”

“她摆了自己的名字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只摆了我的。”

他耸耸肩，“好吧，人们有时候会做些奇怪的事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好了，说说你吧。刚才看的是什么书稿？”

他眼前一亮，“是一本科学日志。是一篇关于柠檬酸的稿子，写得很好。我正在想，等我的那部书出版，要不要请他写一篇评论文章。”

爸爸正在写的书被他称为“杰作”或“代表作”，是一本很厚的书，名字叫“柠檬的历史”。整本书都在讲柠檬——柠檬的起源，柠檬品种的发展，哪些药物里用到了柠檬，还有关于柠檬的菜谱……真的是一本关于柠檬的百科全书。如果有一天他成为一名受欢迎的作家，那也很不错啊。有时候，我独自待在我的小小图书馆里，被周围各种各样的书，还有写这些书的作家们包围着，我会偷偷地幻想，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作家。我不太敢把这样的想法大声说出来，生怕一不小心，它就会像薄薄的气泡一样破灭掉。

过去，在爸爸的图书馆里总能闻到一股蜂蜡的味道，现

在却到处飘着柠檬味，这味道来自爸爸自己种的柠檬树。四年前，他一口气把玻璃暖房拆掉，在园艺中心买下六棵柠檬树，还买了一本关于如何养护柠檬树的书。那可真是无比怪异的一天。早上我去上学，放学回家，发现家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柠檬果园。我猜大概就是那段时间，爸爸开始写他的作品。

我还给那些树读过书，因为我听说植物好像也喜欢听故事。可自从爸爸发现有一棵树的叶子开始泛黄，他就不再让我读书给那些树听了。

“爸爸，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？”我问。

“晚饭？”他疑惑地看了看我。

“是的，晚饭，要不要我帮你烤几片面包？我可能把最后一罐烤豆子给吃了。”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六点半。”

“已经六点半了？”他说，“你怎么这么晚才放学回来？”

“我已经回来几个小时了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我没听见你进门的声音。”

“爸爸，想好晚饭吃什么了吗？”我耐心地问。

“哦，我不太想吃面包。”

“嗯，好吧，不过也没什么其他可吃的了。”

他皱了皱眉，“卡吕普索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太喜欢那个词，以后别再说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爸爸说的那个他不喜欢的词就是“好吧”，他觉得这个词太平庸，甚至有点儿俗气。可你很难忽略在学校里，同学们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的这个词。这也是梅最常说的词。好吧，梅。梅是那种让人觉得很亲切的女孩儿——难道人们就不能说“好吧”这个词吗？我问爸爸，是不是觉得有些人可以说“好吧”，而有些人则不能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你怎么来判别哪些人可以，哪些人不可以呢？爸爸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愉悦，额头上挤出一道细纹。

“我们去吃比萨怎么样？”

要是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，绝对想不到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人。他就像个兴奋的大男孩儿。